

南平文史資料



第八期

4H126/45



南平文史資料

南平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44/30/43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南平解放时的城防司令王根培同志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副师长, 解放
后曾任贵州省军区副参谋长, 现已离休) 陈 灿 供稿



陈必珍 供稿

五眼視界生

福聖海無堂

不離古今

東土第一

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入唐求法足迹参拜团来延留厦

詩
十
二

日本真言宗參拜圖簽名曲念

流雄

中西

近發克究

前不隆

目 录

一九八五年八月

南平艺林烟云

——忆陈向平同志……………钱今昔(1)

南平古城初考……………刘光舟(10)

杨时述略

——为纪念杨时逝世850周年而作…吴更(15)

编修地方志的一些研究……………许继明 潘枝东(24)

《南平县志》编修沿革……………陈慧杰(33)

原国民党专员公署保安营第一连起义经过

……………花延富 刘鑫华 黄心香(38)

南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形成及其作用

……………廖木荣(41)

我所知道的解放前几个县长…刘灿南 肖子温(45)

福建延平护国军起义……………陈长河(48)

南平学生义勇军……………郑亨升 陈魁儒(52)

解放前夕出版的《南平日报》……………沈健行(55)

闽北文化促进会概况……………肖懋镛(57)

夏道形成及其商业的发展……………张光庆(58)

南平夏道水电站……………陈必珍 蔡木松(61)

南平电气公司西芹水电站……………陈必珍(63)



简述樟湖学校教育的起源与沿革

.....廖奕民 廖木荣 陈守鹏(69)

南平联合小学.....黄延午(32)

尤溪口划属尤溪县管辖的史述

.....陈守鹏 廖木荣 廖奕民(73)

清末民初南平人民的衣食住行.....陈广心(77)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南平忆述.....肖懋铤(79)

徐树铮小驻樟湖.....陈瘦愚(37)

日本国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入唐求法足迹

参拜团来延.....花延富(81)

“义声载道”——王堂选重修三千八百坎

.....卢保康(85)

郑和铜钟在南平.....叶孝义(87)

林升平传略.....刘光耀(90)

叶超万其人.....曹贤文(95)

政协南平市委员会历届组织及领导人

.....花延富 刘鑫华 供稿(100)

补白五则.....(51)(80)(84)(89)(94)

扉页题字.....叶友璜 图案.....于鸿思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南平艺林烟云

——忆陈向平同志

钱 今 昔

一、暨锦坊的小木屋

抗日战争后期——1942—1945年，闽中南平西郊约3公里处，座落在一个小山麓上的几排木造的平房，便是当年的东南日报社。图书资料室占有一间半木屋，室内的人员最多时也不过6个人，可是战斗力确实不弱，以中共地下党员陈向平和蒋文杰为核心，在险恶艰困的环境下，团结文艺界的进步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我是1942年离开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市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丢失了大部分随身行李，飘泊到南平的。经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季思教授介绍得识陈向平，并通过他的推荐，于11月进入了资料室做专写地理稿的编辑。因为我毕业于暨南大学，地理是我的专业。

陈向平瘦瘦长长的身躯，浓重的上海大场镇乡音，穿一件旧长衫，不修边幅，他的年龄虽只30岁。可是在我们这年轻23—24岁的青年前面，他已有霭然长者的风度。的确，从他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对我们的关怀来说，他确实象一位勇敢而慈祥的长者。

在上海“孤岛时期”（1937—1941年），我曾担任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学生（学协）的面区交通，做过一些工作，写过一些文艺作品。所以一到南平，同向平白天同桌工作，晚上同宿斗室时，谈话的内容总不外是文运和学运。当时他正在编该报的文艺副

刊笔垒和周末版，前者每周出6刊，后者不消说是逢周六一刊。两刊团结了当时东南区广大进步作家，我记得靳以、王西彦、许杰、杨潮（羊枣）、蒋文杰、陈伯吹、王造时、陈友琴、野夫、西崖、王季思、金尧如、钱景长、蔡振扬、赵家欣、徐君藩、周问苍、施蛰存等作家都常替笔垒写稿。内容大都是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以正面的笔触喊出坚持抗战的呼声，也以迂回的毫锋鞭挞倒退的暗流。例如向平自己就曾用“双溪一士”的笔名写了很多篇浙赣线撤退情况的报导文学，深刻地揭露了日军的烧杀，人民的受害和顽固派的无能等。虽然受到报社内外一些国民党人的攻击，但他总是坚持下去，写下去。

我来自上海，所以在向平的鼓舞下，于1943—1944年间，在笔垒以断续连载的方式写了十四篇报导文学——总标题是“上海风景线”。内容是报导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我在上海目睹日军和汉奸的残酷剥削、血腥屠杀人民的痛苦和反抗，后来，由“文化供应社”集编成单行本出版。

难忘的回忆是在写作“风景线”的时候，或在办公室的小木屋中，或在小寝室内，向平常和我讨论如何提炼素材、突出中心，掌握明攻日军汉奸，暗刺顽固派的手法和分寸。这是因为在东南日报这样的国民党报纸办副刊，虽说副刊有相对独立性，西且又是实行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时候。但报社官方的耳目，顽固派的凶焰，总是时有扼杀进步文章和副刊的意图。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的呼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所以我们常讨论到夜深人静，才告一段落。然后，我才在那电力不足，淡如红丝的灯光下，振笔疾书，写下一章半段，每到积成一篇，才交给向平斧润发刊。此情此

景，真是常系心头，宛如目前。

向平那时是孑然一身，患有肋膜重症，在缺医少药的东南区，病体缠绕，编副刊又只一人，真可说心力交瘁。可是他却把笔垒当作生命一样对待。在他的案头、抽斗和房间中，唯一的财富就是一叠叠作家的原稿。他对来稿，不分作者成名与否，无不一一细看，然后又一叠文件夹，分为“急用”、“待用”、“可用”、“退稿”等许多类形，一一归纳。每逢空袭警报，大家逃往山凹暂避时，他所携带就只有这些稿件，因为他常年累月化了大量精力在上面，所以1943年夏，他到福州养病数月，委托我兼代编辑“笔垒”时，我还能勉力完成了他托付的几个月编务。此时起，周末版就改由蒋文杰接编。

1945年，可能是5月间吧，向平病重，两次到福州养病。笔垒和周末版改由袁微子主编，吴微明助编。病中向平，仍不忘笔垒，常来信提及。并多次称赞微子的编务。的确，微子无愧是向平的继承者，而笔垒也确是向平梦魂之所萦呢！

二、进步作家的聚合处

那小小的木屋，还经常是东南地区地下党和进步作者的聚合处。常来的有宦乡、杨潮、吴大琨、靳以、王西彦、徐君藩和宋秉恒等。

杨、宦、吴三人多次联袂来访，有时就在那小木屋中，同向平、文杰、我、胡今（地下党员）一起聚谈。通过他们带来一些秘密小册子和公开发行的进步刊物“国际时声研究”（羊枣主编），我们吸取了论点和材料，常常轻声谈论着国内外的大事，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一直谈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东南区的一些黑暗西，日军和汉奸的虚弱。使消息阻塞的东南区进步作者也能明确笔耕的方向。

靳以和王西彦当时都执教于水南的福建师专，和昼锦坊一水之

醒。时常乘作渡船的一叶扁舟来到我们的小木屋。有时南国的冬季微寒，围着一只火钵，烤柑橙，静静地谈着写作计划和文艺运动。王西彦的长篇小说“神的失落”就首先连载于笔垒上。另外，还通过向平和我的关系，由“国民出版社”（赵建新主持）聘请靳以主编文艺丛书，出版了“乌树小集”（靳以著）、“人世百图”（苏麟著）、“奴城传奇”（令孤令德著）和“红灯”（李满红著）等。王西彦的“神的失落”后来亦结集为单行本，同他的另一长篇小说“村乡恋人”一并由永安的立达书店（赵体真主持）出版。

宋秉恒亦执教于福建师专，他曾多次同徐吾藩一起来到小木屋中。那时蔡振扬、赵肃芳也都工作于资料室。大家所谈的大都是替徐君藩所主编的“现代青年”月刊写稿的事。现代青年刊登了靳以、孙用、许天虹、蒋文杰、钱今昔、沈炼之、宋秉恒、蔡振扬、赵肃芳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向平同志也是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例如文杰以陈南笔名所写的“新闻琐钥”（多期连载），文笔隽永，内涵深刻，有泼辣的战斗力量。他曾多次同向平边写边论，向平总是一面看病，一面在那瘦弱的脸上边说边笑地表述他的一些精辟见解。

三、团结东南区漫画木刻作家

1943—1945年我接编了东南图画半月刊。主要是用塑料版、铜版、锌版、木刻版联合付印的。四开八页，单独编印，随报发行。那时塑料版初次出现，几次实验，才能应用。

画刊初出的几期，原编者仅以国内时事和太平洋战争为例。经我接编后，在向平，胡今等人的支持下，增加了苏德战争的版面。太平洋战争的图片由美国新闻处送来。苏德战争呢？我想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联系。可是会不会被戴上红帽子，招致横祸，那真有些心悸莫决

呢？这时向平对我说，战斗要有策略，我们可以不通过社方，直接以画刊编辑部的名义致函苏使馆，也不必对人张扬。一有图片寄来，就直接发稿吧！就这样，画刊上以后多次出现了斯大林、伏洛希罗夫、丁莫生柯、莫洛托夫、朱可夫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照片，还有苏联红军反法西斯的战斗形象。散布到东南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手中。

向平把一大叠东南区进步漫画木刻作品和画家的通信地址交给了我，叮嘱我在画刊开辟漫画版。几经曲折，终于完成任务。从此我经常和漫画木刻作家通信或往来。以一个学地理的青年跨入于美术界的领域，虽非始料所及，但我想这是工作的需要，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时经常为漫画版动笔或动刀（木刻刀）的有杨可扬（阿扬）、邵克萍、章西崖、景长、秉恒、袁堂、吴平尼、朱鸣冈、柳村、肃芳、枫野、俞乃大等人。可以说是团结了东南区漫木作者的大多数。其中如阿扬的“筑路工人”、“作家之家”，景长、袁堂的“闽中工人”、“农民生活形象”等作品，笔调鲜明，斗争性强，虽为东南区的青年所爱好，可却受到社方某些人的指责。甚至有人借酒后失言的幌子，当众对我痛责。当时虽为工作需要，哑口忍气。可我情绪波动极大，那是1944年秋天的事。

不久杨阿扬、邵克萍（原在江西）到南平来举办漫木作品展览会。向平便陪我一起去访问他们，归途去看了任教于剑津中学的西崖，都谈了漫画、木刻这两种武器，在美术领域中的特殊战斗作用，在那沉沉黑暗的旧中国，那作用可以说是无可代替的。这稳定了我的情绪，鼓舞了我的斗志。我想这可能是向平同志以从容不迫、谈笑自若的姿态，对我思想上、工作上的一次帮助吧！

四、黄金山顶话演出

1943年2月到1944年9月，我曾兼职于南平的剑津中学，参与了进步师生所组织的话剧演出。因此之故，我常同东南区的剧团接触。四十年后的今天，翻阅手头劫后犹存的资料，还可查阅到当时演出于南平的一些话剧，如“家”（巴金原著，曹禺编剧）“重庆24小时”，以上均江苏学院演出；“女子公寓”（于伶编剧）剑津中学剧团演；“结婚进行曲”（陈白尘编）前锋剧艺社演；“独幕剧交响曲”（包括烙印、龙王庙、万年青、义薄云和醉生梦死五个短剧），系南平话剧联合演出；“秋声赋”（田汉编剧）“杏花春雨江南”（夏衍编剧），已失演出单位记录。也还有许多漏列的进步演出。

除话剧之外，进步的音乐工作者也经常在南平演出。如永安音乐学院的黄河大合唱、剑津音乐团的救亡歌曲演出等。今日上海歌剧院的著名女中音教练——王之湘便是当年活跃于南平乐坛的一员。1944年11月，福州市格致中学音乐团由福州（英人）、薛爱平、薛挺美、陈志豪、史继德等率领来到南平黄金山，于剑津礼堂进行了二天精湛的演出，除了以钢琴、小提琴、乐声等表现李士特、肖邦、莫柴、孟德尔逊、史特劳斯等人的名曲外。还演唱了福路自编的“民族的奋斗”歌剧中的一乐章——“沦陷的悲哀”，以一·二八时代的上海工人抗日运动为主题，情调热烈悲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进步话剧和音乐的演出，一方面要突破种种阻力，有时还被扼杀。我记得黄河大合唱演出的一晚，便有顽固派唆使驻军鸣枪捣乱会场，因而演出只好中辍。另一方面还要动员舆论广泛宣传，引导观众了解剧本的意义。因为我兼剑津剧团的宣传主任，所以向平就把写剧

评和乐评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就以今昔、斯丁、薛璇、思佩等笔名写了以上许多话剧和音乐会的评论，由向平发刊于笔垒副刊上。

向平、文杰、胡今（胡金）都是我写这些评论的支持者。记得在剑津中学的所在地——黄金山顶上，我的一间小卧室内，多次约集来南平演出的进步剧人和音乐家交谈，征询对评论的意见。主要还是研究如何用文字突出剧中或曲中的进步思想，以传播进步思潮。向平同志就曾多次参与聚谈。事实上，选择我的那一小卧室作为聚谈的地点，也是向平的意见。我还清楚的记得，他曾对我说：“选此一屋，非但位居市中，便于剧人和乐人的往来，而且也不引人注意，特别是避免报社内外某些人的嗅觉。”

每次聚谈后，我总匆匆离屋，回到星锦坊的小木屋中，写下那篇剧评或乐评。向平也总是等候在旁，在副刊上预留地位，一等我写好立刻发稿排印，以争取第二天立即见报，这是因为他觉得宣传必须及时，话剧、音乐演出的日期都很短。发稿太迟，刊出势必在演出结束之后，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必须在演出期间见报，愈早愈好，好及时把进步的暖气吹拂观众渴望的心田。因此，至今批阅这些文件时，我总感到，虽由我一人所写，实际上却渗进了革命同伴，特别是向平同志的许多宝贵心血呢！

五、短短的尾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我就离开南平，返回上海，时间象火箭，一霎间已38年了。我虽无缘再到南平，来重睹那双溪的清流，环山的青翠。可是回忆那些战斗的友人和日子，总会生出浓郁的感情、无限的遐思。离开南平，我逐渐脱离了文艺生活，战斗在另一条

战线——地理与能源科学领域。可我想同文艺界友人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下同气相呼吸的，尤其是想到向平同志，自从他1946年迁沪后，他曾担任中共地下报协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又先后担任了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教育局研究室主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等职务。直到1966年，我们还时常有接触。可是“十年动乱”期间，禁不住“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竟抱恨逝世了。于今，他早已平反昭雪，恢复了他往日为人民文化战斗的声誉。前几年，在上海的报刊上已看到纪念他的诗文，可我想，福建的一段史迹，可能还是值得我们回忆和眷恋的吧！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写下了这芜杂的一章回忆录，以奉献于死者的英灵之前，也聊供福建现代文艺运动史料的补白吧！

附：本文所写到的一些同志现况，聊供文外参考。

- 1) 蒋文杰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
- 2) 王季思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3) 靳以 著名作家，已逝
- 4) 王西彦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作组人员，著名作家
- 5) 许杰 华东师大中文系二级教授
- 6) 陈伯吹 上海市儿童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 7) 王造时 野夫、杨潮，已逝
- 8) 章西崖 上海文艺出版社美术编辑
- 9) 金尧如 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 10) 钱景长 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 11) 蔡振扬 上海市文摘月刊编辑
- 12) 施蛰存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 13) 赵家欣 民盟福建省福州市委主委
- 14) 徐君藩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
- 15) 周问苍 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已逝
- 16) 吴大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 17) 袁微子 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
- 18) 宣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领导人

员

- 19) 沈炼之 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 20) 杨可扬 上海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 21) 邵克萍 上海市美协负责人之一
- 22) 吴平尼 浙江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 23) 裘堂 杭州话剧团美术部主任
- 24) 朱鸣岗 东北美术学院教授
- 25) 宋秉恒 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 26) 柳村 浙江美协成员
- 27) 俞乃大 浙江美协成员
- 28) 王之湘 上海歌剧团教练
- 29) 胡今(廖湖金) 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
- 30) 钱今昔 华东师大地理系教授，华东能源区域委员会副秘书长。

(转载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四集)

南平古城初考

刘光舟

居民点的产生和发展

据同治版《南平县志》载，南平城市原始居民点产生于夏商，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三九年)勾践七世孙无疆和楚威王作战，失败被杀，楚兵占领吴越土地，越国瓦解，王族南奔，有部分来到福建，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北人入闽。

秦朝于公元前二一二年至二一四年，统一南方各族，设置闽中郡，福建成为秦帝国四十六郡之一。秦始皇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重大决策，修建了江南新道，从仙霞岭通往浦城、水吉、建瓯，经南平的水南沿闽江的左岸直通闽中郡(福州)，这是福建最早的一条官道，也是唯一的一条通往秦都咸阳的边疆大道，作为交通要道的南平，城市初具规模。

汉初(公元前二〇六年)封无疆七世孙无诸为闽越王。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东越王余善屡次反叛，武帝兴师消灭了东越国，把大批闽越族人，迁移到江淮一带居住，闽人北上，南平城里的居民也大部分迁移，少数人逃入深山老林居住。不久，没有迁移的闽越族人民又出山重建家园，汉王朝只好改闽中郡为一个县——冶县(县治福州)，南平城里又逐步建立了居民点。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初，南平设置

县制，作为一级行政中心的开始，成为福建最早的五县之一，这是南平城市的起源。

唐末，由于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时，福建为闽国，创始人王审知，从河南固始一带，随兄率军入闽，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北人入闽。南平为闽国的重要城市，州一级的行政中心，城市人口猛增。据说南平的城关“方言岛”，是审知入闽，城里兵多于民，中原官兵的北方语言与闽越人土语，长期演变成为的一种福建独特的“方言岛”。北人入闽，闽人北上，城市人口也随着增减。

宋朝是南平最繁荣的时期，已成为闽北的文化中心城市，文化教育十分发达，城里“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庠即学校）闻名于世，人材蔚起，闽学四贤就出于宋朝。咸淳元年乙丑阮登炳榜，南平有三十人中进士，其中姓赵的就有二十七人中进士，堪称人文荟萃，理学名邦。

城市，兼负着防卫和交换这样两种职能，我国城市最大特点之一，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有“城池”，据明嘉靖《延平府志》载，南平城池在宋朝就已经形成了，周围九里一百八十步（每步六尺），有十一个门。

自宋至清同治年间，近九百年，南平的城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祖先从一个居民点，发展到清末的几万人，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人口发展是十分缓慢的，由于战争、灾害、瘟疫等原因，城市人口时增时减。宋以前无法考查，宋朝南平全县人口约五万人，城区约五千人。到明正统七年，经过四百七十多年，南平全县人口才发展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四户，六万七千一百四十八人，市区人口约